篇之義疏爾流俗又有一篇名曰中景者尤為繁雜鄙俚之所傳也余嘗患世人不識其真多以内景三十六章為本經因取永和刻石一篇為之注解余非學異說者哀世人之惑於謬妄爾

黄庭别本續得之京師書肆不知此石刻在何處其字畫頗類顔魯公甚可愛而不完更俟求訪以足治平丁未閏月三日書

黄庭經二篇皆不著書人名姓余初得後本已愛其字

不俗遂録之既而又得前本於殿中丞裴造造傳古君子也自言家藏此本數世矣與其藏于家不若附見余之集録可以傳之不朽也余因以舊本較其優劣而並存之使覽者得以自擇焉世傳王羲之嘗寫黃庭經此豈其遺法歟

右歐陽文忠集古録

黃素黃庭經一卷是六朝人書陶穀跋云山陰道士劉君以羣鵝獻右軍乞書黃庭經此是也晉史載為寫道

一日百計取得此書詳觀誠無唐盛時體是銛鋒筆行書
雖恐非右軍誠爾界行有鍾紹京書印二字小印卷末
眞寫胎僊二字用陳氏圖書印印之又有錢氏忠孝之
家印紙跋云山陰道士劉君以羣鵝獻右軍乞書黃庭
經此是也逸少眞書此經與樂毅論太史箴告誓文累
表也蘭亭洛神賦皆行書其他竝草書也草十行敵行
書一字行書十行敵眞書一字耳又續題云此乃明州
刺史李振景福中罷任過浚郊遺光禄朱卿朱卿名友

文即梁祖之子後封博王王薨予獲於舊邸時貞明庚辰秋也晉都梁苑因重背之中書舍人陶穀記是日降麻以京兆安彥威兼副都統米某跋云印小字乃唐越公鍾紹京印也此書在李太師第固是甲觀

右寶章待訪録

黄庭經王氏父子書皆不可復見小字殘缺者云是永禪師書既刓缺亦難辨真贋字差大者是吴通微書字形差長而瘦勁筆圜勝是徐浩書也跋翟公巽所藏石刻

右山谷題跋

晉黄庭經凡三本無書人名氏前二本大約相類題云永和十二年山陰縣寫後一本其後不完不知石所在

右歐陽棐集古録目

世疑黄庭經非羲之書以傳玫之知嘗書道德經不言寫黄庭也李白謂黄庭換鵝其説誤矣然羲之自寫黄庭授子敬不爲道士書此陶貞白曰逸少有名之蹟不過數首黄庭爲第一貞白論書最精不應謬誤今世所

傳石本筆畫反不逮逸少他書觀開元中陸元悌奉詔
檢校言右軍真行惟有黃庭告誓知非楷字矣天寶末
又為張通儒盜去莫知所在迺知舊書不傳今所見者特
後世重搨疊模不得其真久矣蜀本黃庭經筆墨麤工
本皆非可貴第以其名存之

淇水呂先得黃庭經最為異者見使評之余謂今世所
傳黃庭經多唐臨黃庭之亡久矣後人安所取法以傳
耶張懷瓘謂逸少佳蹟自永和後而黃庭經永和十二

固自合作殊可嘉歎世傳黄庭真帖為逸少書僕嘗攷
之非也按陶隠居真誥翼真檢論上清真經始末云晉
哀帝興寧二年南嶽魏夫人所授弟子司徒公府長史
楊君使作隷字寫出以傳護軍長史許君及子上計掾
掾以付子黄民民以傳孔默後為王興先竊寫之始濟
浙江遇風飄沒以真誥校惟黄庭一篇存蓋此經也僕
按甲子歲逸少以晉穆帝昇平五年卒是年歲在辛酉
後二年即哀帝興寧二年始降黄庭于世安得逸少預

書估云樂毅黃庭但得幾篇即爲國寶遂誤以爲逸少書李太白承之作詩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鵝茍欲隨之耳初未嘗攷之而韓退之第云數紙尚可博白鵝而不云黃庭豈非覺其謬歟然今此帖始見于梁代蓋晉興寧已後或宋齊人書也僕頃在洛見承直郎李鵬舉家畜此帖一卷乃唐褚令摹單郭未塡筆勢精善乃錢思公家本號玉軸黃庭中有五行爲周越摹換之今歸御府矣世所傳本無出其右今題此卷聊爾

論之

右黄伯思東觀餘論

黄庭經為王氏父子所書者皆不可復見宋儒評其小字殘缺者盖是永禪師書字差大者是吴通微書差長而瘦勁則徐浩筆耳此帖揭秘監稱其溫潤可喜當是世之善本不知果出永禪師筆耶抑通微之與浩也東坡山谷輩復生當必能辨之矣九靈先生金華戴良叔能跋

黄庭經刻本出于泰州者傷於骨勝出于越州者病於

經換鵝與書道德經換鵝自是兩事伯思語黃庭之傳在右軍死後二年此最失於詳審也道家有黃庭內景經文黃庭外景經及黃庭遁甲緣身經黃庭玉軸經世俗例稱為黃庭經內景經乃大道玉晨君所作扶桑大帝君命暘谷神王傳魏夫人凡三十六章即真誥所言者外景經三篇乃老君所作即右軍所書者與魏夫人所傳者初不同予家舊藏右軍所書外景經石刻一卷凡六十行末云永和十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在山陰縣

因為之寫若黃庭是道士聞其善書且喜鵝故以是為贈以求其書此是兩事頗分明緣俱以寫經得鵝遂使後人指為一事而妄起異論唯李太白知其為二事故其書右軍一篇云右軍本清真蕭灑出風塵山陰過羽客要此好鵝賓埽素寫道經筆精妙入神書罷籠鵝去何曾別主人此言書道德經得鵝也送賀賓客歸越一篇云鏡湖清水漾清波狂客歸舟逸興多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鵝此言書黃庭經得鵝也太白於

家

右書畫眼

頳上本又名井底碑

此帖右軍真蹟不傳惟虞永興褚潭州歐陽率更臨本盛傳傳而寖遠寖譌如真賞齋停雲館不足觀此刻久壓頳上學宮相傳學址舊在城南外闤因民間掘井得石洗而視之迺出此焉然頳人尠鏡古者歲月澶漫不可考余索而諦識風神遒緊大近褚筆蓋

數紙尚可博白鵞山陰不見換鵞經白鵞曾換右軍書皆不斥言所書者何經西清詩話載李太白詩山陰道士如相訪為寫黄庭換白鵞考之晉史逸少所寫乃道德經非黄庭也太白蓋誤用此事比觀梅聖俞謝元憲宋公贈鵞詩昔居鳳池上曾食鳳池萍乞與江湖去從教養素翎不同王逸少辛苦寫黄庭聖俞此語豈亦承太白之誤歟又觀白氏六帖所載則古人誤用此事非獨太白為然也苕溪漁隠曰吕居仁寄朱希真詩云主

元敬不知何緣得之以遺從 闕 慶雲今轉以付余亦
楷法中第一等帖自可寶也癸卯上巳日徵明記

西麓堂鶱羣帖

右黃庭西山初搨也當西山完刻時以黃紙印數十
本而京兆沒其刻遂流落於星源潘氏又數十年為
草 闕 孫氏再傳方入吾家今以家刻與此本較之雖
先民矩矱具存而字畫之間不無肥瘦具眼者自能
辨之青嵐道人識

右珊瑚網

樂毅論

樂毅論者正書第一梁世摹出天下珍之自蕭阮之流莫不臨學陳天嘉中人得以獻文帝帝賜始興王王作牧禁中即以見示吾昔聞其妙今覩其真閲翫良久匪朝伊夕始興甍後仍屬廢帝廢帝既沒又屬餘杭公主以前王所重恒加寶愛陳氏諸王皆求不得及天下一統四海同文求處處追尋累載方得此書留意運工特盡

神妙其間書誤兩字不欲點除遂雖黄治定然後用筆
陶貞白云大雅吟樂毅論太史箴等筆力妍媚紙墨精
新斯言得之矣釋智永記

右法書要録

貞觀十三年四月十九日奉勅内出樂毅論是王右軍
真蹟令將仕郎直弘文館馮承素摹寫賜司空趙國公
長孫無忌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梁國公房玄齡
特進尚書左僕射申國公高士廉吏部尚書陳國公侯

御十三年命起居郎褚遂良排署至中宗朝太平公主攜出以錦袋裝之後變起咸陽老嫗竊得爲吏所迹追而投之爨下宋有二石本其一秘閣所刻其一高紳學士家所藏蓋宅摹本之壽諸石者也

舊石刻斷軼其半者字瘦勁無俗氣後有人復刻此斷石文摹傳失真者多矣完書者翰林侍書王著寫用筆圓熟亦不易得如富貴人家子弟非無福氣但病在韻耳

李庠舊得樂毅論其本乃高紳所藏石過自矜持謂真逸少書沈存中亦謂得前人說逸少諸書多是縑紙惟樂毅論書于石世以此為据余竊疑其不知何以得此說也昔梁武帝搜采逸少至盡而樂毅論已出當時無石本傳者大抵逸少每為人書多以前人賦論見於世傳之存者如黄庭畫贊洛神賦皆書于紙以授雖脩褉序亦不令入石也唐得晉魏諸家字書故嘗評黄庭第一畫贊次之樂毅論又其次也武平一曰太宗於右軍

智永師謂樂毅論正書第一自梁世摹出其後蕭銑之流莫不臨學然則此論不傳于世矣陳文帝嘗賜始興王雖號筆力鮮媚殆其臨搨之功勝也秘閣購書則其論全文陶弘景言樂毅論乃極勁利而非用意處故頗有壞字今所得異矣元符中詔摹于石以其書校之殆唐人所書不逮舊本然聖俞悉之謂最奇小字者是也昔王沂公善書嘗求得全文乃自石未破時摹尤為精勁余從其家得之非今秘閣石可比方也全本樂毅論

字勢甚類玄度書故也其一即周越法書苑所記高紳學士得其石于秣陵井中者是也凡二十九行石缺一角後兩行只有最下一字至海字止紳之子安世死於吳其家以石質錢因沒入州民錢氏石已破為數片以鐵束之當官者每令摹拓錢氏厭之紿言比失火焚毀矣熙寧中吳大饑疫吾姻家趙子立以黃金貿得之子立每欲摹本必躬濡紙傳石以綿帛漬墨拓之自此雖權勢皆不可得向之傳于人者益寶之矣或以為舊傳樂毅

而攷此數者之説未審孰是而子立所得高氏本字勢奇絶非右軍親書于石亦摹其蹟而刻之者然石已破裂而字蹟稍存得者宜寶藏之徐平甫

樂毅論淳煕癸卯歲徐仁叔持以見遺云此即周越法書苑所記高紳學士得於秣陵井中者也紳之子安世死于吴其家以石質錢没入州民錢氏失火石焚裂為數片雖未甚損缺素厭州縣索取因紿以不存煕寧間吴中饑始出碎石求售趙子立捐黄金數十兩得之鐵

東之後安世死石不知所在或云蘇州一富家得之亦不復見存之所記與歐陽公不同如此延之所謂錫山徐氏者豈又得之蘇州富家耶延之又謂搨泐糢糊則石雖幸存亦無復如此本之清勁矣續閣帖中所刻全文又不知所自來頃年曾于折子明家見其所藏舊本筆意絶類徐季海要皆非此本之比也

右晦菴題跋

樂毅論縱横馳騁不似小字瘞鶴銘法度森嚴不似大

世傳二王帖皆以真蹟摹勒獨樂毅論就書丹其石在高紳學士家已殘缺至海字止後轉屬趙立之處今重摹者後猶有趙立之印予淳熙庚子自嶺右回至宜春見元本于一士家用北紙北墨無一殘缺而清勁遒媚正類蘭亭字形比今世所重摹者幾小一倍此蓋齊梁間拓本真人間希世之寶

右 闕

外景樂毅俱有完本不完本完本完本則爛若舒錦不完本

則零若遺珠三復之餘覺不完者差勝二書見駁通人幾成子朝之誣至有以為吴通微及王著筆者此中尚可容虞褚數人不知通微輩能辨之否

右闕

樂毅論世傳為羲之正書第一此閣老宜興公所藏其前有褚氏小印後云貞觀六年十一月十五日中書令河南郡開國公臣褚遂良奉勅審定及排類上復有紹興并米芾賈似道諸印張宣公敬夫跋謂細觀行筆知

為真蹟無疑按徐浩古蹟記云貞觀十三年十二月太宗以二王書裝成部帙命起居臣褚遂良排署則云貞觀六年者非也徐氏又云太平公主愛樂毅論以織成錦袋盛之及沒竊于咸陽老嫗縣吏捕嫗嫗驚投之爨下書述記云長安神龍之際太平公主奏借樂毅論出外搨寫遂失所在其說與徐氏合則真蹟在唐已不存矣然余又嘗見僧智永題樂毅論謂自梁世摹出天下珍之他日遂良記搨本樂毅論貞觀十二年四月九日

蓋貞觀中太宗命褚遂良等摹六本賜魏徵諸臣此六
本自唐至今余猶及見其二
梁摹本白麻紙真蹟為新都吳生所有余亦不甚臨樂
毅論每以大令十三行洛神賦為宗極耳

右董其昌書畫眼

梁摹樂毅論真蹟

余所見樂毅論宋搨本及唐貞觀摹真蹟二本皆無付
官奴三字獨此有之初甚完好聞吳氏購時主人故漫

之殊可惋惜智永跋所云梁世摹出天下珍之即此帖是余定為梁摹以俟知者董其昌觀并題

唐人雙鈎稱為絶詣余往亦嘗見鍾太傅薦季直表與右軍快雪時晴諸帖時不免有滯膩氣獨此樂毅論筆勢流麗神彩焕發無異書者非工書家又非不問歲月必逼古人安能為此即使右軍復生當為撫掌矣毘陵唐鶴徵

余生平好古所見法書頗多海内所藏真楷惟韓宗伯

於吳蹇叔家以為妙絶然字稍大當知此更為逼真矣
連叔持示余西湖僧舍命顩兒嚮搨一過書而歸之崇
禎戊寅小暑偈菴道人陳嘉燧書
唐馮承素臨本樂毅論在黃麻紙上搨本
首録褚遂良記一則見前
彥遠家有馮承素蘭亭元和十三年詔取進書畫遂入
内今有承素樂毅論在並有太宗手批在後張彥遠記
隆慶三年元旦焚香盥手謹觀文彭壽承甫記是日有

禁不得賀節明窻淨几展玩數日甚樂甚樂再觀索幼
安出師頌帖蓋天地間二寶也文彭再記
山谷老人論書要字中有筆此帖近之然非有研臼筆
麄者不足以知此隆慶己巳春日從三橋寓齋攜歸諦
觀因題其後歸之建業胡汝嘉記事
古搨王右軍書樂毅論石本
舊傳樂毅論迺羲之親書于石其他皆素紙所傳唐太
宗裒聚二王墨蹟惟樂毅論是石本其後隨入昭陵朱

梁時耀州刺史溫韜發陵得之復傳人間在宋高紳為湖北轉運使道中聞砧聲清越因視之乃樂毅石刻覆于下也而已斷裂矣遂載歸完理緝綴櫝以木箱所可辨者如此世之傳布皆止於海字則其碎而不可緝者良可惜焉迨紳子安世物故轉屬趙立之處其重模者猶有趙立之印一云公主以偽本易之原不曾入壙然聞梁模本為餘杭公主所珍耳又董逌以文皇于右軍書特留賞蘭亭樂毅論別一小函貯之太平公主私取

樂毅論以歸及籍其家咸陽嫗竊舉袖中投之竈下香
聞數日則原書故在紙也崇禎戊辰改元長至日得此
付官奴本于項氏為墨林鑒藏手神奕奕其整飭處足
以碱砭大令之放蓋六本中之精好者無論停雲餘清
諸鐫懸絶即余家宋搨修內司本褚河南臨本亦遜庭
矣真下一等者乎因名之曰咸陽香帖檇李城南汪氏
玉識

時西席高公亥見之曰此右軍晚年筆也蒼勁中每

帶拙趣且希墨迴異蠹紋斑駁其為皇祐以前所搨奚疑正鑒賞間曹友瞻明俄至一覩此帖即下拜曰願借三日以繹弘景所論極勁利而非用意處攜去後旋懇公玄致予欲償原值俟模百本始壁余念宿好聽之究為據艤之索可勝悵悵李太翁君實因云樂毅論尊之者以為右軍訓子之式詆之者以為六朝偽蹟出啟鐵石之手至沈存中云三館楷書非不精不麗求其好處到死無一筆世所傳樂毅正是三

館楷書耳兒淵好摹帖余聊以是言觧之墨池外史
珂玉再識

六藝之一録卷一百六十一

平生所恧悉内棺中故知此書不傳久矣唐自貞觀購書逮開元搜訪亦既盡矣校定大王書二卷黄庭第一畫賛第二告誓第三韋挺以畫賛是偽跡夫畫讃已亡而更出者可知其為偽也今世所傳疑不在韋挺論中彼得存于貞觀而入録當亦有可亂真處令之傳者不能便入貞觀録也

右廣川書跋

平生所見東方生畫賛未有如此本之精神者筆意大

右東坡題跋

佛遺教經一卷不知何世何人書或曰右軍羲之書黄庭堅曰吾嘗評此書在楷法中小不及樂毅論耳清勁方重蓋度越蕭子雲數等

右山谷題跋

歐陽永叔以此為唐寫經手黄魯直謂此書在楷法中小不及樂毅論今世不知樂毅論已遭火而别本為薛宗徹所藏亡于五溪其搨本皆摹畫盡善者則亦

與寫經手何異但此書疏肥令密密瘦令疏自得古人書意其為名輩所推良有以也昔張翼代羲之草奏幾乎亂真褚遂良臨寫右軍亦為高妙但恨之自然後人不見逸少蹟若碑刻所傳已多假偽則臨搨善工自足惑世矣嘗得佛戒經其碑乃比丘道秀書與此經一體率化衆緣共崇鐫刻則知為道秀所書但世不傳爾道秀徳宗時人其書當建中三年壬戌蓋永叔魯直不見碑陰故所評如此

稚恭帖

晉右將軍會稽內史王羲之行書帖真蹟天下法書第二右軍行書第一也帖辭云羲之死罪復想朝廷清和稚恭遂進鎮東西齊舉想克定有期也羲之死罪長慶其年月日太常少卿蕭祐鑒定在王珪禹玉家後有禹玉跋以門下省印之時貴多跋後為章惇子厚借去不歸其子仲修專遣介請未至是竹絲乾筆所書鋒勢鬱勃揮霍濃淡如雲煙變怪多態清

聲在章子厚家章公自云借于趙竦寶章待訪錄

右軍筆陣圖凡二本其一正書差小有率更之清勁而小怯其一行筆甚遒逸而不能脫俗氣或以為江南李主筆或謂李主不辨是斷非右軍蹟也亡論非右軍蹟即圖說非右軍所著也何者右軍十二而過江所謂之許之洛者何語也此圖之誤也華岳碑乃張昶非張旭也此書之誤也李衛公上華岳書麤豪不成語斷亦後人附會之談而結法却秀頴有唐人

落字見五分在丁晉公孫受繪像恩澤者房下云晉
公故物也欲以二十千見歸予即以其直取君以與
余來往議此帖書粘於後質於其鄰大姓賈氏得二
十千蓋意其可贖也今十五年矣猶在賈氏曾經人
用薄紙搨書墨即透數行仍汙淨地深可歎息米芾書史
尚書帖
王逸少尚書十二帖凡六十二行五百十有三字黯
二滅一注五點七字大觀戊子歲八月二十六日癸

孝友見過云崇寧間彭諫議君時守潯陽役兵于山
間斸石得一大石中空内有小石若碑版然視之有
刻文即此碑也大石未破時堅完無際不解緣何中
有此碑殊可異也陳之父時亦官潯陽得此拓本陳
因以見遺視之比絳帖差縱逸結字互有工拙要之
此本當在絳刻前但不知何世所刻按逸少嘗在江
州豈晉以後好事者因移寫于斯石歟意其殛没既
久土或變石故是刻藏於石間理不足怪世或以此

志東與余德友也蘇才翁子美有跋及國老押署紹聖丙申以示翰林學士蔡公仍以翰林印印之即太簡作翰林時所用一日駙馬都尉王晉卿求之不與巳乃剪去國老署及子美跋著於摹本乃見還因詳録得之之自紹聖丁酉海岱樓題米芾審定寶晉英光集

快雪帖相傳為右軍正書今在真行之間米老亦有此疑米老有小楷跋語未知其論何如也書畫眼

二謝帖

正觀尤愛右軍書訪求殆盡其後并瘞昭陵今所存
法帖人謂皆哀疚之問故不復進上得傳於後豈其
然乎此書亦然又法帖之所遺也當用文錦玉軸重
裝以遺子孫寶之海陵曹輔子方信安郡齋書珊瑚網
王逸少二謝帖真蹟七十六字後有趙清獻公抃并
蘇子容等跋帖云二謝書云即以七日大歛冥冥永
畢不獲臨見痛恨深至也無復已已武妹脩載在道
終始永絶道婦等一旦哀窮並不可居處言此悲切

思想帖本文補錄于後

大德二年二月廿三日與霍公謹集鮮于伯幾池上

郭右之出右軍思想帖真蹟有龍跳天門虎卧鳳闕

之勢觀者無不歎賞神物之難遇也孟頫書戲鴻堂法帖

右軍真蹟世所罕有此思想帖與余舊平安帖行筆

墨色略同皆竒蹟也平安帖有宋海嶽䇿題此帖無

䇿題而有趙魏公跋同觀者自霍清臣而下凡十有

三人皆鑒賞名家咸咨嗟歎賞神物之難遇若此余

然不倖鄱陽劉彥炳最號精鑒法書日閱此而不厭狂欲起舞真偽之辨固自有異哉須溪所書名中藏三代人物字偽署者輒易別謾并及之宋學士集

遊目帖

余在京師數見右軍墨蹟率皆窘束羞澀類鉤摹而成者決知其非真也今觀此帖寓森嚴於縱逸蓄圓勁於蹈厲其起止屈折如天造神運變化倏忽莫可端倪令人驚嘆自失世之臨者雖積筆成山吾知其

為久而卷舒恐致褙絹絲紋磨損字畫故置之書筒而祕之乃知前人寶愛如此之篤太宗時已嘗刻諸淳化古帖石中上有南唐内合同并集賢院印及卷首尾古印朱文十數又鵞溪黄素革首前後皆用宣政内府圖書印之當必數帖成軸不然何以革首外邊各亦有印文邪今存者此帖耳是以書譜止載其首帖之號云皇慶二年十二月朔喬簣成仲山父題

王氏法

書苑

余前得先右軍大熱此月二帖於崑山顧氏乃黃琳美之家物轉入陸太宰全卿顧氏其外孫也大熱帖更世久紙墨已盡揭而猶有搵入膚理者細玩之極純雅可愛當是真蹟此月帖筆勢圓逸而間有襄陽意疑為米南宮臨本後得淡悶干嘔帖於慧山談氏印識題跋甚衆結法精美有度而發筆微怯據鑒定以為唐人臨本也真蹟縱潦倒如裴叔則病劇回眸猶足掩映數人臨帖從真蹟上翻出優孟抵掌尚近

於王孫隆準薛紹彭云古囊織縹可復得白玉為蹼黄金題況為之後者乎珍重珍重弇州山人藁

右軍大熱帖紙紋磨滅幾盡而墨色黯然猶具完字政如李夫人游蒐居幃帳中可望而不可即此一竒也且鋒勢純熟無纖豪作意摹擬態定臨本淡悶帖在宋時黄祕書即有定論以為非後人偽作此本則非出過庭臨蓋唐人草得二王法無踰孫者其落脚差近前而直皆孫筆也此月帖王長公鑒為米家風

不次王羲之頓首山陰張侯是真字數字帶行今世無右軍真字帖末有君倩二字疑是梁秀縫有褚氏印是褚令所印蕪氏有三本在諸房一余易得之一劉涇易得無褚印 襄陽志林

官奴帖在淳熙秘閣續刻米元章所謂絶似蘭亭叙昔年見之南都曽記其筆法於米帖曰字字騫翥勢奇而反正藏鋒裹鐵遒勁蕭遠庶幾為之傳神已 容臺集

右軍得告帖

晉右軍得告帖又快雪時晴帖皆真蹟有米老跋遂以名齋且刻石葉森曽見此二帖神韻精彩右張舆可斯立所藏全上

司州帖

黄紙書金章宗泥金書簽明昌七印全右總管太中灤陽趙伯仁舉收藏全上

明昌七印其一曰内府葫蘆印其二曰闕玉祕珍其

王右軍思想帖

義之頓首不復見君甚有思想得告慰之故吾之氣兼以㾓下憂深不佳尅面王羲之頓首

趙孟頫文徵明二跋見前

王右軍此事帖　明昌御鑒　山谷道人黄長睿印

比有此事以與卿共事每思不以法和欲不可長

右軍瀟洒更清真落筆奔騰思入神裹鮓若能長住

世子鸞未必可驚人蒼藤古木千年意野草閒花幾

寫本勒石寘澄心堂者而本朝侍書王著又將勒石勢殊踈拙又有一版本亦似南唐刻者第敘次顛舛文為十七帖而誤目為十八帖摹刻亦瘦削失真獨勅字本及此卷本乃先唐所刻右軍筆法具存世殊艱得誠可喜也按張彦遠法書要録與余所著法帖刊誤論此帖本末頗完今並列於左方云政和二年五月初吉黄伯思書東觀餘論

逸少書自六朝以降一人而已故歴代寳之以為大

此帖唐人書無疑得子昂完補遂成全物當與蘇子
美補懷素自叙同一珍祕視朱繇為道玄者異矣
鄧文原
臨書如九方皐相馬遺其玄黃筆意洞達妙在轉摺
若拘然位置不復有神韻矣唐臨十七帖較閣本多
異此卷紙品墨色真數百年物宋惟蘇才翁米襄陽
得此妙解能書者必能深辨　袁桷
觀補者之難能則知臨者之不可及觀臨者之不可

好古博雅一旦得其全於搆求分散之餘足以知其嗜好之篤幸寶藏之　蔣堂

逸少八帖

逸少於書自分今古至於行草逮永和間極於功力矣故所書紫紙多是少年臨川時蹟至其中年竟用麻紙蓋欲其行筆流便屈折如意蔡邕自矜能書非流紈體素不妄下筆以故點畫無失書法入妙韋誕亦謂用張芝筆左伯紙任及墨兼此三具又得臣手

家舊物也丹陽蕪頌題 魏公題跋

王大令書

洛神賦

獻之洛神賦蹟遺頭尾外得一十三行都二百五十字重加整背祥符八年八月十日周越記 戲鴻堂法帖

子敬能作方丈字觀其細書巧妙方丈不足為大令右軍法雖同其放肆豪邁大令差異古人用功精深所以絶迹也治平三年三月廿八日襄 仝上

予嘗疑洛神賦非子敬書然以字學筆力去之甚遠不敢立此論及今觀之宋宣獻公周膳部少加筆力亦可及此山谷題跋

今世所傳洛神賦予見者四本惟王和甫家者號最勝結字跌宕得法然不若此書亦自與周子發家者稍異子發謂子敬愛書洛神賦人間宜有數本似未見其餘也昔馬澄評右軍書謂勸進洛神賦諸書十餘種皆作今體知逸少嘗書此賦子敬當是習其家

書摹傳失據更無神明點畫存爾非子敬書法盡此也全上

大令好書洛神賦而李陽氷論右軍書與畫像賛同稱右軍之蹟不可復見不知更勝此否柳公權記於前璨題其後何止公勲卿耶松隱集

晉王獻之所書洛神賦十三行二百五十字人間止有此本是晉時麻牋字畫神逸墨彩飛動紹興間思陵極力搜訪僅獲九行百七十六字故米友仁以跋

作九行定為真蹟宋末賈似道執國柄不知何許復得四行七十四字欲續於後則與九行之跋自相乖忤故以紹興所得九行裝於前仍依紹興以小璽款之却以續得四行裝於後以悅生葫蘆印及長字印款之耳孟頫數年前竊禄翰林因前都下見此神物託集賢大學士陳公灝委曲購之既而孟頫告歸延祐庚申忽有僧闖門持陳公書并此卷數千里見遺云陳公意甚勤勤也陳公誠磊落篤實之士不失信

於一言豈易得也因併及之至治辛酉既裝池適老
疾不能跋壬戌閏五月十八日雨後稍涼力疾書於
松雪齋松雪齋集
又有一本是宣和書譜中所收七璽完然是唐人硬
黃紙所書紙畧高一分来亦同十三行二百五十字
筆畫沉著大之韻勝余屢嘗細觀當是唐人所臨後
却有柳公權跋兩行三十二字云子敬好寫洛神賦
人間合有數本此其一焉寶歷元年正月廿四日起

居郎柳公權記所以吾不敢以為真蹟者盖晉唐紙異亦不可不知也同上

趙吳興曽得洛神十三行於陳集賢灝自題此晉時麻牋思陵極力搜訪僅獲九行百七十六字故米友仁跋作九行宋末賈似道復得四行七十四字欲續於後則於九行之跋不相屬遂以四行別裝於後以悦生印及長字印欵之今此本不知猶在人間否余所摹秀州項子京藏是宣和譜中所收吳興云更有

保母碑雖近出故是當時所剜刻較之蘭亭真所謂固應不同世人知愛蘭亭不知此也丙戌冬伯機得一本繼之公餘丈得此本令諸人賦詩然後明識中知有此文丁亥八月僕自燕来還亦得一本又有一詩僧許僕一本雖未得然已可擬世人若欲學書不可無此獨恨驅馳南北不得盡古人臨池之工因公餘出示令人重歎孟頫 書畫題跋記

撞破烟樓固未然唐摸晉刻絕相懸莫將定武城中

石輕比黄閎墓下磚

姜侯才氣亦人豪辨析區區漫爾勞不向驪黄求駔駿書家自有九方臯

臨摹舊説范新婦古刻今看李意如却笑南宫米夫子一生辛苦學何書

千年鬱鬱閟重泉漸出還隨刼火烟靳惜乾坤如有意流傳今我豈無緣　漁陽鮮于樞伯機父題

保母帖藏于項氏鵞羣閣此碑乃獻之為乳母書手

鐫於磚上高尺一寸闊尺五寸餘前有小硯影書類蘭亭約二百許字磚已裂爲二片後有元人題語及詩數十首蓋僅趙吳興鮮于二公所書見世人極重蘭亭不過歐虞所摹唐工所鐫耒若此本大令所自刻承旨因有固應不同之語玉識

珊瑚網

右王獻之保母帖說者謂勝於定武蘭亭初刻蓋此帖乃獻之親書於甎而又晉工刻之若蘭亭則馮承素等鈎摹而又唐工鐫之所以精神氣韻敻然不侔

晉太宰中書令王獻之字子敬十二月帖黃麻紙辭
云十二月割至否中秋不復不得想未復還慟理爲
即甚省如何然勝人何慶等慶等大軍下一印曰鐸
書是唐相王鐸印後有君倩字前有絹小帖是褚遂
良題曰大令十二月帖此帖運筆如火箸畫灰連屬
無端末如不經意所謂一筆書天下子敬第一帖也
元與快雪帖相連蘇太簡家物上有國老才翁子美
題跋云因僧守一所藏先令以命服得之子美子激

字志東與余分藏以書畫寶玩易之米芾書史

送梨帖

王獻之送梨帖云今送梨三百顆晚雪殊不能佳上有黎幹黎氏印所謂南方君子者跋尾半幅云因太宗書卷首見此兩行十字遂連此卷末若珠還合浦劔入延平太和三年三月十日司封員外郎柳公權記後細題一行曰又一帖十二字連之余辨乃右軍書云思言敘卒何期但有長歎念告公權誤以為子

書者同也盖能書者未必能鑒余既跋定之蘇子瞻於是跋詩曰家雞野鶩同登俎春蚓秋蛇總入奩君家兩行十二字氣壓鄴侯三萬籤盖以晉史太宗賛貶子敬也然唐太宗力學右軍不能至復學虞行書欲上攀右軍故大罵子敬耳子敬天真超逸豈父可比也米芾書史

敬美弟自燕中歸得大令此卷後有柳誠懸文與可二跋考誠懸跋盖併右軍思言敘卒何期但有長嘆

念告十二字俱誤以為大令故有劍合延平珠還合浦語米元章鑒定之遂析為二卷而子瞻所題家雞野鶩同登俎春蚓秋蛇總入奩君家兩行十二字氣壓鄴侯三萬籤盖右軍思言帖尾也元章左袒大令故不謂為然而誠懸跋後細題又一帖十二字連之語皆為元章所削去恐後覽者以誠懸跋語致疑備記於此若大令筆雖稍有鈌軼而存者猶自煜煜射人眉睫間元章所稱天真爛熳故不虛也誠懸構結

右在朝請大夫新昌石元之家關景仁屢見之嘗摹石某見兩本字札精妙（寶章待訪錄）

王子敬帖

告姜秀還二帖及得奈如告至晚或成傷皆子敬書廣袤肥瘦後先不同乃爾豈老稚結字固自異乎抑具諸家法別作體乎（東觀餘論）

袁昂論子敬書以為河朔少年充悅沓拖此書結體正爾而晉書謂其瘦如隆冬枯木非篤論也此帖摹

王君其寶藏之朱德潤題
谷陽龔先生子敬爲僕題唐丁府君墓銘有云祖子
孫一氣雖遠猶親古人所以嚴祭祀之義令觀起善
遠祖右軍大令二帖乃其先子海粟齋所藏手澤存
焉展卷起敬濟陽生丁應榮
書法流傳晉及唐石紋中斷象天潢君家闕古家雞
在松墨精微更世藏　晉賢妙筆陣堂堂鑒賞元暉
繼阿章父子吳興生聖代風流彷彿似諸王　至元

韻知前此為宋人無疑矣二帖在宋時為人寶重如
此又三百年後入余手那得不視為至寶寧但云下
真蹟一等而已嘉靖中吳刻二王帖選中洛神賦從
此本翻出者徒具形似觀此便當燒却萬歷丁夘夏
六月世懋謹識
再閱所謂宋李乃宋元李瓚二人非謂宋時人也然
觀瓚再題云此十年前客丁景仁書館題則前題時
亦當是宋末矣豈此帖在宋時歸丁應榮後歸王海

栗而應榮復為之跋耶不然海栗父子寶是帖已歷

宋元二代耶戊子春正月世懋又題 珊瑚網

六藝之一録卷一百六十三

乾隆御覽之寶

國立中央圖書館攷藏